



中國當代 散文大展

1976~1980

蔡豐安·黃勁連·陳寧貴 編選

愛書人文庫 147

黃勁連

蔡豐安

陳寧貴

編選

中國當代散文大展

④

德華出版社印行

必屬好書



德華出版

愛書人文庫 147

中國當代散文大展④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四月

特 價 200 元

編 選 者	蔡豐安、黃勁連、陳寧貴
發 行 者	蔡 豐 安
出 版 者	德 華 出 版 社
登 記 證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〇四號
印 刷 者	大 漢 文 具 印 刷 社

總 代 理 德 華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臺北市師大路200號二樓
電 話	3513564. 3519054. 3416064
郵政劃撥	一 〇 二 八 九 九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楊 牧

新文學到了六十年代初期，確定了一種風貌特殊的詩歌，謂「現代詩」。據我的觀察，近二十年來其特別優異的現代詩。其有可能傳諸後世的現代詩，通常並不是因為它的「現代」云爾如何有別於「古代」，或它的基本旨意如何落落與古代文學精神寡合；其有可能傳諸後世的，似乎是那些帶有繼承傳統意識，能够自古典中脫胎，迂迴創生的少數作品。

詩如此，散文想當亦如此。可怪的是這些年來，還沒有人真正提倡「現代散文」的定名，雖然很多人都知道今天的散文和二十年前的散文頗不相同。大概寫詩的人既是萬物的命名者，自不能不急急先爲他自己的創作命名，所以近二十年的討論辯駁，捍衛反抗，詩人們終於同意用「現代詩」三字爲他們的創作命名。它已經獲取了一種定義，有心人盡知現代詩之爲物，不論你喜不喜歡它，現代詩就是這個樣子，它是要生長繁殖的。

現代散文到底是甚麼？我以為現代散文的形式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它承認白話文的藝術潛力。因為它肯定白話文是可靠的，它以白話文為基礎，不再佻求絕對文言文達到的那種值得艷羨又難以超越的典雅華麗。第二，它雖不佻求絕對文言文的典雅華麗，它却未能忘懷文言文的好處，因此，現代散文不乏古代散文的陰影靈像，此不僅是於表面的語言文字，亦見於肌理的章法結構。第三，它不只文白夾雜而已，因為文白夾雜的散文巔峯兩百年前已經被曹雪芹走到了，我們再如此努力，也只能步他後塵而已；所以現代散文應該比曹雪芹的散文更放縱，它甚至還勇於接受歐西散文的語法和佈局。至於現代散文的內容，其觸及面，不容懷疑，乃是極為廣大的，有時乍看彷彿它已經逸出了古典散文所能够涵蓋的世界，然而進一步探討，也未必如此。我還是認為陽光之下，絕無新事，文學的主題是有限的。你能够在表現方法上（所謂「形式」）突破，可是要想在主題意念上（所謂「內容」）發明，却是近乎不可能的。

難者或曰：古人總不能用文言文寫「現代感覺」吧？古人確實無力寫我們現代的感覺，可是古人也有他當下現代的感覺，那個感覺，對他而言，也是千真萬確地現代的。對於王充的同輩而言，「論衡」寫的即是絕對現代的感覺；對於山濤而言

，稽康的絕交書亦復如此，對於李賀的敵人而言，韓愈的「諱辯」是；對於王安石而言，蘇軾的上皇帝書也是；反之，對蘇軾而言，王安石的變法策論也充滿了今人深深激動的現代感覺。其後的李卓吾，袁中郎，張宗子，王船山，梁啟超，雖然各人筆路不同。他們的散文所敘所記者，也都是圓滿飽和有血有淚的現代感覺。質言之，時間雖然是綿亘不可分割的，歷史却必需分期，每一個時代都是新的，現代的，因為它所相對的是過去，不是未來；每一個時代的人都以為他的時代正在加速進步，在「現代化」，這也因為他們看到過去，看不到未來。

現代散文令我們喜悅的是文字章法的改造，以強烈再生的面貌重覆數千年散文傳統中未曾有的感情和思想。文字和章法的改造成功的時候，新穎的感性乃告開發。我們或許可以承認，雖然文學的主題不得翻新發明，人類的感性却可以拓展加深。當我們重覆傳統裏一再出現的主題，我們抱著一個信心，我們必能為那主題提供更深刻的了解，和更廣大的詮釋。所有嚴肅的「現代」文學作者都抱著這個信心，初不僅散文作者如此。文學之所以不死，之所以形成一種傳統，甚至形成一種介入的力量，其故在此。

序

1

羅 門的作品

1

蓉 子的作品

9

蕭 蕭的作品

19

王 灝的作品

75

吳敏顯的作品

89

林文煌的作品

107

李豐楙的作品

121

林錫嘉的作品

149

許達然的作品 161

謝武彰的作品 203

阿 盛的作品 229

林文義的作品 273

渡 也的作品 285

陳寧貴的作品 297

陳 煌的作品 313

向 腸的作品 339

趙衛民的作品 355

保 真的作品

379

黃勁連・跋

399

羅門的作品

羅門，本名韓仁存，空軍飛行官校肄業，美華民航研究中心畢業，曾任交通部民航局高級技術員；國際詩人協會（UPLI）榮譽會員，藍星詩社社長，中國新詩學會常務理事，從事詩創作近三十年。兩度獲菲總統馬可仕金牌詩獎。前後參加菲、中、美、韓召開的四屆世界詩人大會。第三屆在美舉行，曾同蓉子獲大會特別獎與在會上接受加冕。作品選入中文版「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翻譯入英、法、日、韓等外文詩選集。出版有詩集五冊，論文集三冊。

長期受著審判的人

二

「他」已日漸成爲人類必須以內心來注視的那個人

當他被上帝從產房的第一聲哭聲中，投到這個地球上來，他緊緊抓住母親的乳房，世界也像乳般流動着。他的雙目，是四月裏不爲什麼而純朗與透明着的藍空；他那雙無故地揮動的小手，像撥弄着湖水的雙槳與鳥翅，他發出的聲音也無法詮釋得如鳥語……他的世界沒有阻力，光潔似一面鏡。

直至他推開吸乳瓶與洋娃娃，世界的樣子，仍是順着他高興想成什麼樣子，便成爲什麼樣子。騎上木馬，誰也沒有看見過的那種綠野；當鞦韆昇起時，整個世界也跟着他昇了起來，他是摘星的少年；在鐵環滾動的聲響裏，他的生命也隨着那輕快的節奏滾動着……他邊走邊跳而且吹着口哨，但他不認識時間，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空間。他的世界沒有阻力，光潔似一面鏡，他是那面鏡裏唯一的影像。

直至他背上書包，將臉埋在燈光與課題中，他的生命，仍然像一條光潔的奔流。就這樣，他穿越時空的那部小跑車，在沒有紅綠燈的單向快車道上，是不裝刹車的。像光奔在它自己的透明

裏，像火焰順着風向燃燒，沒有阻力。

直至別人將一張名片給他，他也將一張名片給對方，這種異樣的感覺，使他意識到了所謂社會這樣東西。突然間，他發覺那隻木馬死在最綠最綠的曠野上，那架韃靼，再也昇不起那塊最藍最藍的天空。於是，他開始感到一個人肉體以外的阻力；開始將完整的自我，分割入「社會」那無限空漠的背景上，像畫家戴利在畫布上，將生命分割入冷漠的時空。他逐漸消失在衆多的他之間，在一面鏡上，他看到的，不再是他一個人的面孔，而是許多幌動的面孔，他的面孔在衆多的面孔之間，旋轉成他自己也來不及追認的種種流浪式的面孔。於是他常常迫着在重疊的底片上，去指認出一個人或一件東西的原來形貌；迫着去躲藏自己，迫着在談話中，尋找迎合性乃至虛飾的語言。不由自主地，他將傳達他生命形態的那些名貴的東西，諸如動作、表情、笑容、聲音等，全都抑制入那種無論是他高興或不高興的適應性之中，形成一種美麗的沒有內容的協調。這種必須的抑制，對於走動在他心靈深處的純然與完整的自我，確是一種沉重的負荷與阻力。由於他日漸體認到一個人的生命，只是真實心靈活動的一種時間紀錄，如果在這一秒鐘裏，他勉強或迫着自己去做自己所不高興做的事，對於這一秒鐘時間單位裏的生命來說，便等於空白甚至是死亡的。所以，從複雜的社會環境之阻碍中，找回且堅持住那原來的不被扭曲的真實的自我之形象，便是他必然地對人存在所產生的一種覺醒，這種覺醒，使他內心隨着時間急速的步聲，感到格外的焦灼。他必須在生命的日落時刻之前，盡量抓住那剩餘的越來越少的歲月，依從自己的意願，去充份地生活；依從自己的意願，去向世界呈現出一己生命的光輝；依從自己意願去瞻望他未來

中的世界。

隨着這種生之強烈的渴求，他除了日漸感到複雜的社會環境，對他真實的自我生命，所難免產生的阻力之外；詩人佛洛斯特晚年顫抖的生命，像一根弦被死神撥弄着，使他感到時間強大的阻力；海明威在小說中，將一個老人送到暴風浪的汪洋大海上去拚命與掙扎，使他感到空間強大的阻力；而幾千年來，被全人類遙望着的那條無法超越的天地線，更是一道頑強的永遠推不倒的牆。

在這層層的阻力中，他嘶喊着完整的自我，試圖將生命拚力推向絕對的自我之峯頂，渴望着一種超昇，一種飄逸；或希望甚至睡與醒成生命最初的樣子；或像童時那樣閉着眼睛猛跑，根本不認識「平交道」「紅綠燈」與「剎車」等這些東西……可是他想起自己生活在越來越社會化以及標準化的情形下，這種奢望，連想的時間都不多了。在擁擠與飛轉的齒輪間，生命內在世界的想像之鳥，怎樣也飛不起來了；在廻旋的旋轉門之間，電梯急速的昇降之間，靈魂常不同他站在一起，他的自我也不帶臉。就這樣，生存的那雙巨手，便將他狠狠地推入機械社會的結構之中，秩序之中，制度化之中，成為另一種生存的機件，於是他將自己的大部份生命也交給那一再重覆的機械環境——重覆的動作，重覆的聲音，重覆的步調，重覆的形象，重覆的生命之色彩，單調得如灰白色的病房——就這樣躺着一個是西方作家筆下所共同指着的那個空心的「人」。急救他，以白蘭地，以夜總會誘人的夜色，以避孕藥，以都市鬧區各種廣告牌上所展覽的現代文明……於是在同歸心靈深處的「真我」與人之根源的途徑中，他便感到那種幾乎令人窒息的阻力。

一種掙脫的衝動，在他生命的裏邊，像一條醒來的河流，急急要奔回它自己原本的地方；同

到那面明潔的鏡裏，回到他自己的形象與聲音之中。於是有一次，當他企圖在許多臉中，將自己的那張臉昇到只有他自己那張臉的地方，他注視着那座從千萬座建築物中昇起來的建築物，然後他爬上它的頂端，望着這座同天國競爭着的城，望着朦朧的天地線，望着禮拜堂的尖頂，望着只有墳碑能成爲其標誌的荒漠的曠野，他在尋找一個可靠的起點與終點，尋找一條回到人真實的生命那裏去的路……此刻，他看到一羣一羣蓬頭散髮的人，朝着格林威治村的方向走，他便在想，他們就是奔回自己生命原始起點的那條河嗎？是強調不被設渡口也不被航行的只留給自己任意去流的那條河嗎？或者他們是企圖從人爲的一切複雜的文明中躍出，而將生命全裸在絕對的單純與原本之中，並交還給大自然偉大的生命結構，再去溫習風與鳥的那種自由；或者他們是真的要使生命流成那條明淨的清流；像流過莊子眼睛中的那條清流；或者他們根本什麼都不是，他們流行的蓬頭散髮，只是飄浮在那條「清流」表面上的泡沫……。正當他被這些思潮推入那深沉的幻覺中，突然間整座城停電了，在夜裏，周圍暗得像地獄，他懸在半空裏，電梯動也不動，他像站在孤絕的絕崖上，感到無際的自由之恐懼，他此刻多麼渴望自己的那張臉能降落到衆多的臉之間，去獲得到一種關聯，於是他又被迫去想起，如果修電器與管理電器的人，都蓬頭散髮的跑到格林威治村去，成爲他們全然自由的自己，整座城的心臟是怎樣也跳動不起來了，在此刻，整個人類文明的世界，豈不成爲一停滯的死海？於是他又不可奈何了起來，發覺人的裏邊，雖有一種很大的力量，在慫恿着「人」從現代冷酷的計算機上以及一切人爲的複雜性中，逃回純粹的自我世界那裏去；但又有另一種更大的力量將他逮捕回來，使他面對難局，也面臨另一莊嚴的人生

。因此，他必須無可奈何地將生命製作成那種悲劇性——將醒覺中的自己，毫無猶疑地向時空與現實的層層阻力中繼續推進，縱使這種不斷的探進與深入是不快的，但他是怎樣也不能轉回到生命原始的起點，或者轉回到心靈一點負荷也沒有的童時了，因為當他一想回去：「母親」便會對他說「你已經長大了」！可是向前走，他的臉在衆多的臉中，怎樣也維持不住他一直想着的那個樣子。於是，他始終堅持與執着的心靈，所遭遇與感知到的痛苦與困難，便也正是促進人類生存獲致充實與成熟之最大力量，他也可能因此成爲在生命深處所塑造的一座屬於悲劇性存在的不朽的人像。

門·鎖與鑰匙

百貨公司與餐廳飯店的門在旋轉時，誰都知道如何進去出來；但地球與時鐘在旋轉時，門在那呢？難怪常聽到有人說：「你，門都沒有」，這句話，究竟指的是什麼樣的門呢？真是使人對「門」不能不往深一層去想了。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上車開車門，車子開動踩油門，回家開大門，進房間開房門，入廚房開火門，都是順手把門一道道打開的；就是在我們心臟停止的那一天，跨過殯儀館的大門，在焚屍爐的火光中，不是看到天門都爲我們開了嗎？的確，門！尤其是最接近我們的那些具體的門，不是一直以各種門聲在叫喚着我們嗎？要我們每天在車水馬龍的街上東奔西跑，拚命與忙着把人類原始在荒野睡覺與吃飯的地方，往一般公寓、高級公寓與超級公寓的各式各樣的門裏搬。

當我們高高興興心滿意足的推開大廈最好的彫花檜木門或銅門，若仍說門都沒有，則這些門必定是開在肉眼以外的地方，爲人類封閉的肉體世界而開；爲了使人的生命，能成一座看得見四面八方的透明的建築。

於是人的「眼睛」，不但成了萬能的鑰匙，把看得見看不見的門都打開了，而且像是一面能瞭望與窺視萬物的天鏡，清楚地看到花朵把春天的門打開；烈陽與綠蔭把夏天的門打開；果子與

落葉把秋天的門打開；寒流與風雪把冬天的門打開……的確在鐘錶與地球轉動的聲響裏，到處都是開門的聲音——鳥把天空的門打開之後，接着是泉水把山林的門打開，接着是河流把曠野的門打開，接着是海把天地的門打開……。

海用盡所有的水聲，把天地的門打開之後，既聽不見門聲，海自己也出不去，只看到一朵雲飄了出去。此刻，吟着「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的王維、嘆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陳子昂、喊着「陌生人」的卡繆與望着「海」的海明威……都分頭把人類帶到海岸邊來，靜靜地遙望着那條被雲飄起又沉寂下去的水平線。每個人的眼睛由海浪起伏的近處，望到無限蒼茫的極處，一望進了那無目無睛的凝視，水平線便成了天地的門縫，凝目也把當初是萬能鑰匙的「眼睛」，忽然望成了一把打不開的鎖。於是所有的門，全部被鎖上。

在門鎖冷漠的聲響中，牧師與神父默默的禱告，要大家把雙掌像兩扇門在胸前閣上，然後叫一聲阿門！遠方好像隱隱約約傳來永恒的回聲。